

《朱子语类》中“把来”结构的词汇化及“把”“来”的语法化过程

王小穹, 危艳丽

(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重庆, 40005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朱子语类》中的“把来”结构经历了一个词汇化以及构词要素语法化的过程。《朱子语类》中的“把”和“来”分别有“把₁、把₂、把₃”和“来₁、来₂、来₃”等等多个语义, 而词汇化的“把来”结构却只有“把₁来₃”一种结构语义关系。“把来”形成的动因和机制是NP话题化以及“把₁”与“来₃”词汇化的结果。“把来”的动词性体现了“把”的动作用义和“来”的趋向义的回归, 体现了语言在句法演变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方向性。“把来”的形成表明, “把来”各要素的语法化与结构的词汇化是两个互相影响的不同进程。

关键词:《朱子语类》; “把来”结构; 词汇化; 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164-05

“把来”是《朱子语类》^[1](以下简称《朱》)中的常用句式, 它在《朱》里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发展脉络。如:

(1) 伊川曰:“‘执, 谓执持使不得行。’如何? 某说此‘执’字, 只是把此两端来量度取中。”曰:“此‘执’字只是把来量度。”(4·1525)^①

“此‘执’字只是把来量度”为“把来”句, 根据前句“只是把此两端来量度取中”, “把来”句与“把+NP+来+(VP)”句应存在如下关系:

原式——把+NP+来+VP:

只是把此‘执’字来量度

↓ (NP 话题化)

过渡式——NP+把+Ø+来+VP:

此‘执’字只是把Ø来量度

↓ (词汇化)

变式“把来”句——NP+把来+VP:

此‘执’字只是把来量度

“把来”句的原式与变式, 是“把来”“词汇化”^{②[2]}之前之后的两种状态, “把来”的词汇化与这两种句式密切相关。在这两种句式中, “把来”的构成要素——“把”“来”呈现出不同的“语法化”^{③[3]}

程度。

一、原式“把+NP+来+VP”的“把”和“来”

(一)“把+NP+来+VP”中的“把”

“把”在《朱》中共出现 463 次, 除极个别用作量词外, 据其历时的语法化进程, 其用法在《朱》中有动词、动介兼用、介词三个阶段, 下面我们分别称“把₁”“把₂”和“把₃”。

1. “握持”义动词“把₁”

“把”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把, 握也。从手巴声”。王力先生^[4]指出:“‘将’和‘把’在唐代以前, 是纯粹的动词”。唐以后, “唐人的诗句中开始出现介词性的动词‘把’。‘把’开始向介词虚化。”南宋时期, 动词“把”的虚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但《朱》中仍有 2.1%的“把”保留着“握持”义的动词用法。如:

(2) 如暗室求物, 把火来, 便照见。(1·131)

例(2)“把火来”即为“拿火来、取火来”。“把”为“握”“持”义动词。

作为动词, “把”除了单用外, 更多是作为一个构

收稿日期: 2011-04-16; 修回日期: 2012-05-20

作者简介: 王小穹(1971-), 女, 湖北公安人, 博士, 重庆理工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语法; 危艳丽(1982-), 女, 湖北仙桃人,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修饰, 对外汉语教学。

词语素, 构成同义复合动词。如“把持”“把捉”:

(3) 只是收放心, 把持在这里, 便须有个真心发见, 从此便去穷理。(1•202)

(4) 一向把捉, 待放下便觉恁衰飒, 不知当如何。(1•215)

或构成以“把”为中心的述补式动词“把定”“把住”“把断”等等, 见下面实例:

(5) 义有裁制割断意, 是把定处, 便发出许多仁来。(1•122)

(6) 后世只管说当时人君不能用圣人, 不知亦用不得。每国有世臣把住了, 如何容外人来做。(3•972)

(7) 关了门, 闭了户, 把断了四路头, 此正读书时也。(1•163)

2. 动介兼用“把₂”

从动词到介词, “把”经历了一个可动可介的阶段, 王力先生^{[4](475-476)}将这个阶段的“把”称作“介词性的动词”。反映这个过渡阶段的“把”在《朱》中的比例为4.5%。其中, 动词向介引工具宾语的介词过渡的占1.5%。如:

(8) 相似把个利刃(来)截断, 中间都不用了, 这个便是大病。

例(8)“把”有两种分析: 一分析为动词“握、持”。“把个利刃截断”为连动结构; 二分析为介引工具宾语的介词“凭籍”。“利刃”是“把”的工具宾语, “把个利刃截断”为状中结构。“把”的双重分析是“把”语法化的前提。

动词向介引处置对象的介词过渡的占3%。如:

(9) 看得大学了, 闲时把史传来看, 见得古人所以处事变处, 尽有短长。(1•292)

(10) 近日真个读书人少, 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 才把书来读, 便先立个意思, ……(1•175)

例(9)(10)“把”有两种理解: 一种理解为动词“握、持”。“把”与后面的成分构成连动结构; 另一种理解为介引处置对象的介词。“史传”“书”是后面动词“看”“读”的受事宾语, 此时句子的重音转移到后面动词上, “把”字开始向介词虚化。

3. 介词“把₃”

“把”由动词完全虚化为介词, 所占比例在《朱》中达84.6%以上。根据“把”所介引的宾语性质, 《朱》中的介词“把”分介词“把_{3a}”和介词“把_{3b}”两种情况。

a. “把”为介引工具宾语的介词。“把”后的 NP

是动作所凭藉的工具或对象, 本篇称为“把_{3a}”。如:

(11) 如程先生说孟子“勿忘, 勿助长”, 只把几句来说敬。(8•2950)

(12) 却不是把仁来形容人心, 乃是把人心来指示仁也。(4•1405)

例(11)(12)“把”后的 NP “几句”“人心”为抽象名词, 语义上不能施予“握”“持”等动作, 因此“把”不是“握持”义动词。但“把”在语义上与“几句”“人心”构成工具关系, 故“把”为介引工具宾语的介词。

b. “把”为介引处置对象的介词。“把”后的 NP 是后面动作的受事宾语, 这里称为“把_{3b}”。“把”的此类用法在《朱》中最多, 占80%以上。举一例:

(13) 把天外来说, 则是一日过了一度。(1•15)

例(13)“把”后的 NP “天外”是具体名词, 这类具体名词也是无法去“握持”的。因此“把”不是“握持”义动词。另外, 由于“把”后的“天外”在语义上不是“把”的工具宾语, 故“把”也不是介引工具宾语的介词。在语义上“把”后的 NP 是后面动词“说”所处置的对象, 因此“把”为介引处置对象的介词。

(二) “把+NP+来+VP”中的“来”

动词“来”的基本意义“来₁”表示“一种由远及近的空间移动”。“把+NP+来+VP”中的“来”是由“来₁”虚化而成的“来₂”, 其语法功能为表目的标记。如:

(14) 若把金来削做木用, 把木来镕做金用, 便无此理。(7•2484)

(15) 人且逐日自把身心来体察一遍, 便见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7•2526)

“来₁”虚化为“来₂”的语境条件是: “来”出现在另一个实义动词前, 即“来+V”。在人的事件行为的序列中, “来”和“去”本身往往不是目的, 目的是“来/去”之后所发生的行为。当句子的重音从动词“来/去”转移到后面的“VP”上, “来/去”动词义逐渐丧失并虚化为只起连接作用、表目的的标记词“来₂”。“来₂”出现较早, 在先秦文献中已大量存在。如“悉灵圉而来谒。(楚辞)”。

例(14)(15)“来”用在动词“削做”“体察”前, 没有空间移动义, 已经虚化为表目的标记的“来₂”, 省去不影响句意。

顺便说一下, “把+NP+VP”(把书读)是“把+NP+来+VP”(把书来读)的同义异构格式, 但此格式不具备“把来”产生的形式要素“来”, 所以不作讨论。

二、变式“NP+把来+VP”的“把”和“来”

(一) NP+把来+VP中的“把”

上文分析过,原式“把+NP+来+VP”中,“把”与“来”之间被NP隔开,“把”为动词“把₁”、动介兼用的“把₂”或介词“把₃”;“来”即“来₂”,是目的标记。可是到了变式“NP+把来+VP”中,“把”与“来”紧紧相邻,中间没有任何隔阻,由于语言结构的改变,“把”“来”性质有了发生改变的可能。另外,“把”“来”性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外部语言环境,即来自“V来”式动词性结构的同化导引。“V来”式的动词性结构早在东汉就已存在。如:

(16) 道成其事, …, 患人不力为, 正气何从得_来。
(《太平经卷八十九》)

(17) 及始从代徵时, 谋议狐疑, 能从宋昌之策, 应声驰_来。(《新论》)

到了南宋,“V来”式已是一个非常能产的造词结构。在变式“NP+把来+VP”中,“把”与“来”紧紧相邻,“把来”具备了发展成“V来”的句法结构环境,“把来”受“V来”所具备的动词性特征的牵引而使“把”回归为与“V”相同性质的动词“把₁”。

(二) NP+把来+VP中的“来”

例(16)(17)“从何得_来”“应声驰_来”等等,“来”与动词连用,出现在动词后,即“V+来”。此时“来”不是动词“来₁”,也不是目的标记“来₂”,而是表“动作趋向”义的“来₃”。“来₃”的性质是词汇“V来”带给的。在《朱》时期,“V来”是一种常用构词,以致“来”发展成“V”后的一个表动作趋向义的后缀性成分。如:

(18) 或有一件事,头在第一年,末梢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认分年去做,及至把_来,全斗凑不着。
(7·2665)

(19) 道理,若只恁地说过一遍便了,则都不济事。须是常常把_来思量,始得。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把_来思量一遍。(7·2616)

例(18)(19)“把来”为“V来”结构,意为“拿来”。例(19)“把来”与“把起来”前后对举使用,显然“来”为动作趋向义“来₃”。

三、句法结构关系对“把来”性质的限制

(一) 原式和变式的句法结构关系

据上文第一章分析,由于“把”在原式中或为“把₁”,或为“把₂”、或为“把₃”,原式“把+NP+来+VP”表现为三种句法结构关系;而根据第二章所述,“把”在变式中仅为“把₁”,因此变式“NP+把来+VP”只体现为一种句法结构关系。将反映三种句法结构的原式与反映一种句法结构的变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句法结构对“把”“来”性质的制约作用(见图1)。

表层语义结构	原式: 把+NP+来+VP	变式: NP+把来+VP
底层语义结构	(I) 把 ₁ (II) 把 ₂ (III) 把 ₃ } + NP+来 ₂ +VP	NP+把 ₁ 来 ₃ +VP

图1 “把”“来”性质的制约

不同历史阶段的“把₁”“把₂”“把₃”被共时地体现在同一结构中,即原式“把+NP+来+VP”有三种句法结构:把₁+NP+来₂+VP;把₂+NP+来₂+VP;把₃+NP+来₂+VP,因此原式具有句法和语义的多重性的特点。而变式“NP+把来+VP”由于“把来”仅表现为一个结构关系即“把₁来₃”,所以该构式在句法结构关系上是单一的。

(二) “把来”的动词性特点

具有句法和语义的多重性的原式“把+NP+来+VP”在NP话题化后,“把+O+来”发生“跨层重组”,动词“把₁”和“动作趋向”义“来₃”在多样性的竞争中胜出并彼此互相作用和影响,最终形成一个动词性结构——“把₁来₃”。“把₁来₃”是“把来”底层语义结构的反映(见图2)。

东汉后,“V来”结构有很大的能产性,“把来”结构的动词性是受动词性后缀“来”的诱发和驱动以及“V来”结构的动词性特征对“把来”进行同化影响的结果。

另外,《朱》中以“把”为构词中心语素的动词,很多都是述补式的,如例(5)(6)(7)“把定”“把住”“把断”等等,已有的构词法会对新的构式“把来”也会起导引作用。《朱》中以动词“把”为中心的短语,如例(19)“把起来”,是“把来”作为一个动词性结构的共时例证。

四、“把来”产生的动因和机制

(一) “把来”产生的动因: NP的话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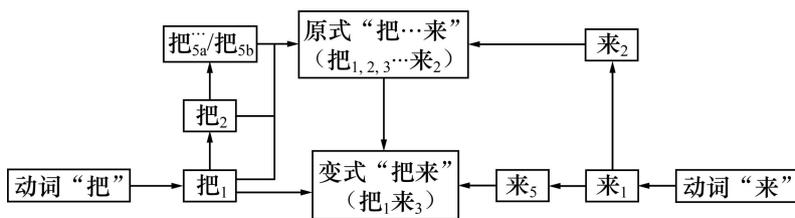


图2 “把来”底层语义结构

生成语法理论将介词宾语不与介词相连，而出现在语境中的其他位置的现象认为是“介词悬空”。刘丹青^[5]指出“介词悬空是造成汉语语法史上若干重要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的重要动因”。何洪峰^[6]等学者曾以“介词悬空”现象解释了“而以、所以、可以、足以、以及”等词汇产生的过程和原因。刘培玉对介词“把”前面的成分^[7]以及“把”字短语前后的“从L”成分^[8]进行了分析。“把来”的原式“把+NP+来+VP”所涉之“把”，其性质除了是前贤所关注的介词外，还有动词和动介兼用两种情况。“把”的多重属性决定了“介词悬空”在解释“把来”形成动因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从认知心理的角度讲，某个话语成分是说话人需要强调和凸显的对象时，这个话语成分就作为一个被凸显的图像从背景中分离出来并置于起首位置，这种情况就是“话题化”。“把”后的NP从小句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句首这个醒目的位置，这种认知视角的转换就是NP的话题化。如：

(20) 仁义礼智共把 \emptyset 来看，便见得仁。(2·476)

例(20)“把”后的NP“仁义礼智”移位至句首，“仁义礼智”即话题化为该小句的话题。NP话题化后，NP所在小句的句首位置有出现“零话题”的情况，如：

(21) 仁， \emptyset 学者所求， \emptyset 非不说， \emptyset 但不常常把 \emptyset 来口里说。(3·949)

例(21)后三个小句都是“零话题”。“仁”首先从“把”后移至小句句首，接着因为“仁”也是前面两个小句的话题，“仁”进一步前移成为总话题。零话题出现的动因是话语组织者出于篇章连贯性的需要，用一个共同的话题即“话题链”^[9]的方式，来统领好几个评述小句。因此，我们认为，交际双方出于认知心理或语篇上连贯目的的NP话题化，是导致“把来”的过渡式“把 \emptyset 来”出现的前提。

(二)“把来”产生的机制：重新分析

原式结构中的“把”与表目的的“来”本来各属不同的结构层次，但在双音化韵律机制作用下，前后

紧邻成分间的分界逐渐消失，最终“固化”^[10]成了一个双音节“跨层结构”。如：

(22) 某常谓，此道理无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来[恁地]看过，明日又把来[恁地]看过，看来去，少间自然看得。(7·2892)

(23) 盖敬是第二节事，而今便把来[夹杂]说，则鹤突了，愈难理会。(7·2909)

“把来”与V之间分别被“恁地”“夹杂”隔开，可见，表目的标记的“来”已发生重新分析，由“把来V”重新分析为“把来/V”了。“把来”也因此逐渐凝固为一个词汇式的固定结构。

五、结论

比较“把来”的原式与变式结构：“把”“来”历时的语法化过程“把₁>把₂>把₃”“来₁>来₂>来₃”在《朱子语类》这个共时的平面上有一个连续的表现，因此“把来”结构为我们阐释语法化的历时与共时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同时，“把来”结构词汇化过程中，各个要素互相制约、多重反射而导致的动词“把₁”和“动作趋向”义“来₃”的回归，一方面反映了语言在句法演变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方向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把来”结构各要素的语法化与整个结构的词汇化方向是相逆的。

致谢：

承蒙何洪峰教授的指点，才得以选择《朱子语类》为本文研究的专书材料，《朱子语料》全文语料的整理也是在导师的督导下完成的，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 (4·1525)为本文举例的标示方法，即：(册数·页码)。表示该例出自第四册第1525页，全文同。

② 董秀芳(2002)说明词汇化是指由非词形式变为词的历时变化。词

汇化指的是非词汇性的(non-lexical)成分变为词汇性的(lexical)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词汇性较高的成分。

- ③ Paul J. Hopper 指出, 当实义词呈现出功能词的语法特征时, 可以说它发生了“语法化”了。董秀芳(2009)说明语法化是指非语法性的(non-grammatical)成分变为语法性的(grammatical)成分或语法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语法性较高的成分。本文中的“语法化”, 指的是一个具有实在意义的词, 意义慢慢虚化, 最后变成一个只具有某种语法功能的功能词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 董秀芳. 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J]. 中国语文, 2009, 5: 399-409.
- [3] Paul J Hopper, E.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 [4]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475-476.
- [5] 刘丹青. 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观照[J]. 语言研究, 2004(1): 45.
- [6] 何洪峰. 先秦介词“以”的悬空及其词汇化[J]. 语言研究, 2008(4): 74-82.
- [7] 刘培玉, 赵敬华. 把字句里介词“把”前面的成分[J]. 中南大学学报, 2005(2): 265.
- [8] 刘培玉. 有关“把”字句里表示处所的“从L”的几个问题[J]. 中南大学学报, 2004(5): 644.
- [9] Tsao Feng-fu (曹逢甫).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 Discourse Analysis [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79: vii.
- [10] 储泽祥, 曹跃香. 固化的“用来”及其相关的句法格式[J]. 世界汉语教学, 2005(6): 22-30.

Lexicalization of Bǎlái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bǎ and lái in Zhúzǐ Yǔlèi

WANG Xiaoqiong, WEI Yanli

(School of Humaniti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structure bǎlái in Zhúzǐ Yǔlèi experiences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elements. bǎ and lái in Zhúzǐ Yǔlèi has multi-semantic of bǎ1, bǎ2, bǎ3 and lái1, lái2, lái3 while the lexicalization form bǎlái has a sole-structure semantic. bǎlái results in the topicalization of bǎlái and the lexicalization of bǎ and lái. Verbal quality of bǎlái manifests the return of verbal and movable meaning, appearing stable and directive performance in the syntactical change. The formation of bǎlái demonstr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units differs from the lexic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s.

Key Words: Zhúzǐ Yǔlèi; bǎlái structure;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编辑: 汪晓]